

沁园春·梅

高扬

己亥末,庚子初,新冠病毒肆虐,危害人民健康乃至生命,党中央作出决策,全国上下齐动员,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军地医务人员集结武汉,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全力救治患者,有的被感染,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体现了大无畏的精神,体现了医者仁心的精神,体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展现了伟大的中华精神!他们像一枝枝梅花,迎风傲雪,为的是迎春光明媚。令人动容、令人敬佩!特填词一首,献给所有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白衣战士。

孕蕾驱寒,绽放闹春,彰显傲骨,喜大江南北,繁花似锦;三山五岳,暗香薰染。根植中华,遍布华夏,

枝叶浸透儒文化。迎风雪,闻蕊吐芬芳,馨袭四野。

引领万物复苏,听百鸟齐唱颂英豪。看杜鹃水仙海棠,稍欠精神;

百合玉兰,色彩单调。笑谈睡莲,自持清高,横躺池塘称霸王。望群卉,惟她硬似铁,气节如钢。

黑夜挡不住黎明的呼吸

敖超

黑夜挡不住黎明的呼吸
挡不住阳光吮天空的阴霾
这个夜晚,新年的夜里
春天还在路上
瘟疫却捷足先登

新年的夜
在恐惧中拥抱自己
好多梦魇重重压过
比洪水猛兽还凶狠的瘟疫
在这个其乐融融的时刻
肆虐着祖国的大地
肆虐我们的心灵
我们戴上口罩屏住呼吸
没有拥抱也看不见微笑

料峭的风在呼啸
用时光的涟漪扩散着
带着先行的响箭呼啸而来
压过万年的古海而来
此刻,我的夜多么宁静
宁静得能听见
风抚过心动的声音

生命重于泰山
面对疫情
前线的勇士扛起了使命
我们每一个人
也担起了我们的责任
团结一心 同舟共济
共同期待战胜疫情
让瘟疫早早收起它的狰狞
高原的风啊
将我们的爱宣示人间
圆圆的月啊
虽然光亮微弱
却可以透过乌云
映照白衣天使的容颜
这件白衣
成了你们永远的标志
成了所有抗疫英雄的形象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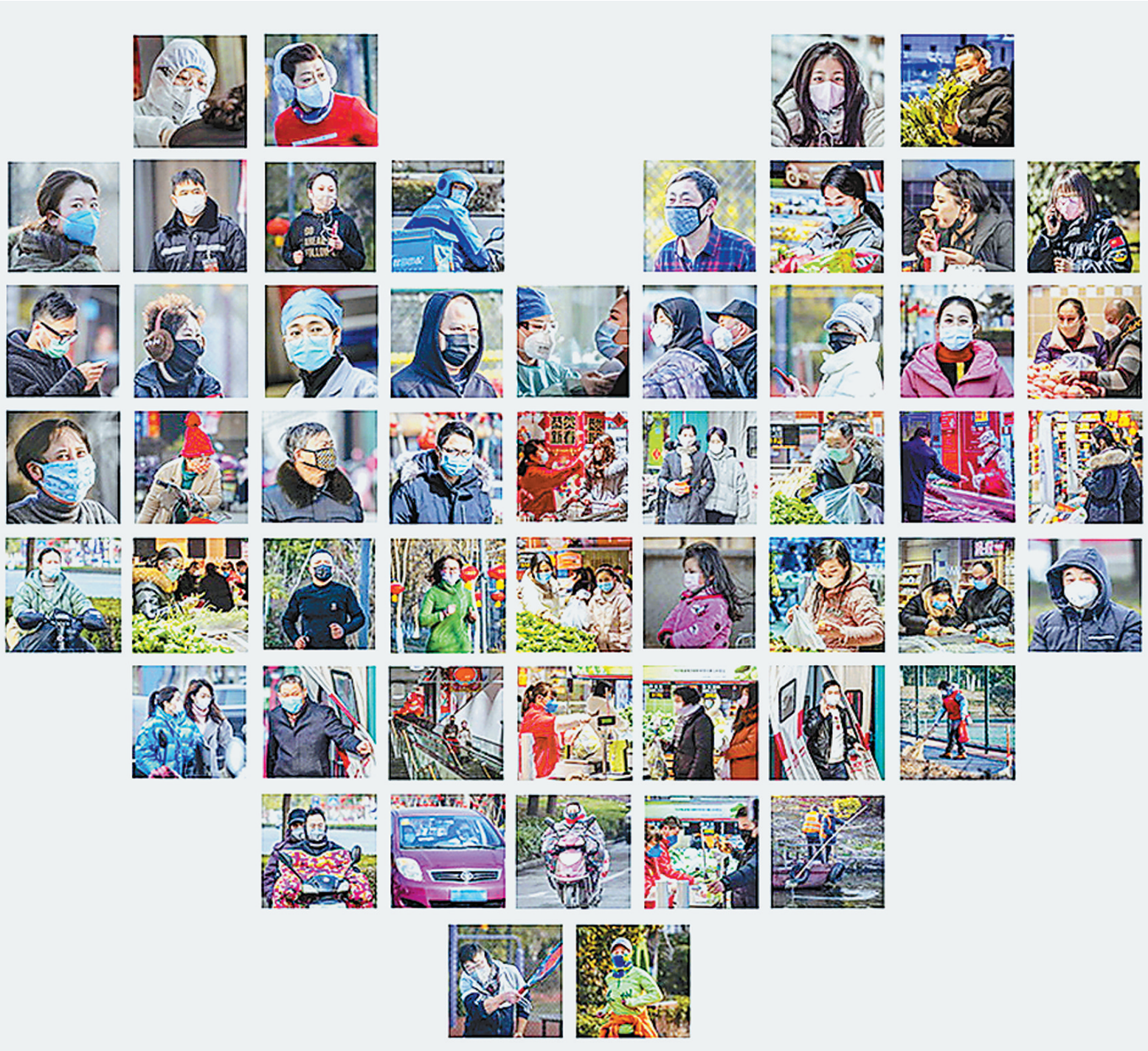
春天来了
北归的黑颈鹤
从喜马拉雅的南麓回来了
格桑花探出了头
翠绿的嫩苗
美丽了羌塘苍莽的草原
西藏,西藏
三百万西藏儿女的牵挂
和对江汉父老乡亲的深厚情谊
从长江源头到美丽的黄鹤楼
这份爱是万众一心
是战胜疫情的忠实信念

生命的花朵依然会开
这五彩缤纷的不仅仅是色彩
也不仅仅是芬芳
而是顽强的生命
和博大的力量
这是经历过洗礼的岁月
瘟疫虽去
它那邪恶的眼神
不定还藏在阳光的阴暗处

春天终究会来的
她会穿过无限风光
来到这个充满诗意的世界
待春暖花开之时
在这个美丽的世界里
我们摘下口罩露出笑脸
相互拥抱 问好

同心抗『疫』

苗青撰



庚子年初的记忆

胡争荣

真想剥开花蕾
把积蓄了一个冬天的思念,在这个春天狠狠地绽放
风告诉我 芬芳可期
去年那株樱花树下,我在等你

穿上白色的战袍,那微笑而去的背影
是最美的逆行人
一切的不安与欢欣
早已化在对你平安回家的期待里

油盐酱醋的日子里
发烫的油锅都会让你尖叫
这场看不见对手的战场上
你却无畏无惧,与死神赛跑,如此果敢坚毅

世界入睡了吗,那束清凉的月色下
风又经过我的窗口
带来幸与不幸的消息,带走我对你的牵挂
我在哪里? 我的灵魂在陪伴你

心烛微燃,为你温暖
我的心绪随着这希望的烛光逐渐宁静
所有的爱意和敬意
融入你和你的刀光剑影里

也许这是梦想之路上的小小插曲
曲终人散时始终有人把你记起
在阳光和爱情疯长的背后
是刻在庚子年初的记忆

亚东的云

舒成坤

去过亚东的人,都会被亚东的云惊艳到,欢呼雀跃,争先追逐,照相留存。一些喜欢亚东云彩的朋友看过、拍过后仍然意犹未尽,嘱托我一定要为亚东的云写点儿什么。比如诗歌,比如散文,比如歌词。我掂量时久,不敢下笔。因为,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描绘动我心魄的亚东的云。

在每一个朝夕晨昏里,在每一个季节更迭中,我看见亚东的云像雾在山涧飘逸,像水在沟壑流动,可谓“云在水中流,水在天上飞”。

那些变幻多姿的云朵,在卓木拉日雪山下或者液化成涌动的小水滴,或者固化成剔透的小晶体。揽着阳光在天地之间飘浮,犹如仙境中的亚东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又悄无声息地离去。

我用浅薄的感知去领悟亚东云朵的洒脱,去劫度繁杂琐碎的烟火红尘。在亚东,我常常看见飘泊不定的翻卷的云彩,顺着阳光照射的不同方向,分离出丝条状、羽毛状、马尾状、钩状、团簇状、片状、砧状等散乱不羁的模样儿。洁白无暗影,透明有光泽。有时候,亚东的云会在日出或者日落时,被阳光拥抱着,将天空渲染成一片温

暖的橙黄色。云儿们排着队,忽高忽低,忽列忽行,如轻风拂过水面,如蜻蜓点起涟漪。就这么漫漫溢溢地漾开,自由而欢快。

那些云朵不断地滋生,形状多变。由最初的孤立独处,到最终的合而为一,舒卷自如,轻盈灵动。

时常想起古谚语:“云往东,车马通;云往南,水涨潭;云往西,披蓑衣;云往北,好晒麦”,对天气的阴晴雷雨进行了预测。

亚东的云,在奇山异水间,在“世界屋脊”上,历经了阴晴圆缺,泛起了痴缠爱恋。总会有那么一缕温暖在心底缱绻,犹如一股清流清澈着美好记忆。

亚东的云,犹如似水流年。霜华腊染,更替的季节,也有我的容颜。唯一不变的,是我心灵深处那一抹最纯真的记忆和最忠贞的执念。仰俯之间,有我无愧的最爱的亚东的云。

时光悠悠,尘缘飘渺。谁能够告诉我,红尘中到底几多悲伤几多欢喜? 人世间又有谁能够真正逃离俗念的羁绊? 谁又能够活得像亚东的云一样,超脱、潇洒、从容、淡然?



土豆情深

杨步辉

我对土豆,有着深深的感情。

土豆又称马铃薯、洋芋、山药蛋等。据资料记载,野生土豆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一带,由印第安人驯化、培育,16世纪70年代传入我国。在我的家乡,土豆是农户们的重要农作物。由于当地海拔高,气候凉爽干燥,正迎合了土豆生长的特性。于是,家家户户都种土豆,既当菜又当粮。

少时家贫,物资匮乏,吃的更是短缺,土豆就成了农家的宝贝。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炒着吃……一日三餐离不开土豆。在农家妇女的巧手里,用土豆做成的美食不下几十种:夜面菜窝窝、土豆饼子、土豆面条、土豆花卷、清炒土豆丝、油炸土豆块、土豆丸子、土豆炖牛肉……小时候肚子经常饿,尤其是冬天晚自习归来,总是饥肠辘辘,又冷又饿。一回到温暖的家里,母亲总是让我们兄妹坐到暖暖的炕头上,把冻得冰冷的脚丫子塞进热乎乎的被窝里,喝上一杯热水,周身立刻暖和起来。这时妈妈弯下腰,从灶下温热的炉灰里挖出几个烤好的土豆,一股烤土豆的焦香味直钻鼻孔。我们每人一个,剥

去薄薄的土豆皮,烤得焦黄的土豆是那么诱人,饥饿的我们便不管不顾地吃起来。烤土豆很烫,只能一边吹气一边小口地吃着。母亲慈祥地看着我们,一脸的幸福和满足。如果运气好,母亲会向邻家要来一碗腌好的酸菜,放点辣椒、葱花一炒,酸辣可口,香气四溢,是我少年时代百吃不厌的美食。可以说,土豆是农家人生命的根,是了不起的土豆伴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

在乡下,每到秋季,就到了土豆收获的季节。家家户户三人群、五人一伙,说说笑笑,到自家的田地里挖土豆。闪亮的锄头掀开了土豆的黑暗世界,让这些圆滚滚的宝贝跳出来、聚拢来,奏一曲丰收大合唱。阳光下,微风拂拂,新出土的土豆闪着诱人的光泽,堆满田地,昭示着今年的好收成。人们或肩挑,或车拉,高高兴兴地把新鲜土豆搬回家。堆满院子的土豆要经过分拣:个头大、体形完好的土豆被挑出来一篓篓吊到菜窖里,作为农家一冬的主菜,剩下的被虫咬、个头小或被铲成两半的次品临时放到厢房里,喂牲口,换粉条,也有它的用处。种得多的农家每年收获数万斤土豆,能卖一大笔钱,惹

得街坊四邻羡慕不已。还有手巧的农妇把土豆洗净,切成片晾晒干磨成粉,就成了地道的土豆面,或蒸或煮,吃起来筋道香糯,别有一番风味。有手艺人则把土豆制成了老区人爱吃的粉皮、粉条,色泽透亮,凉拌煎炒皆可,是农家人引以为荣的美食。

因土豆质朴无华,顶粮又顶菜,是人们餐桌上的常见食物,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我国文坛上还出现了“山药蛋派”作家群。“山药蛋派”是中国小说流派之一,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是指以山西作家赵树理为代表的当代文学流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称“西李马胡孙”。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他们贴近乡土、贴近人民,勤奋写作,创作出了一部部脍炙人口、有深远影响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有关土豆的诗词也让小小的土豆风光无限,情趣横生。最有名的要数伟人毛泽东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一句“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少”,把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山西大学原教授、著名爱国诗人罗元贞写过一首《失题》诗:“投江无米难成粽,设奠徒嗟空有樽。谁识今年多异事,一盘土豆荐灵君”,写出了诗人的忧患与沉思,以及对先贤的无比怀念。

近年来,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但土豆依然是农村人不可缺少的主菜。农家人不懂多少大道理,也不清楚土豆对人体有多少好处或者药用价值,对土豆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